

《奇双会》

主要角色

李桂枝：闺门旦，《哭监》梳大头，缀点翠头面包头巾、彩裤，绣花褶子，斗篷、彩鞋；《写状》除去头巾、换穿红对儿帔；《三拉》戴素罗帽、穿海青

赵宠：小冠生，《写状》带帽正的小生纱帽、彩裤、蓝官衣，厚底靴。二场换穿红对儿帔；《三拉》黑官衣、蓝官衣

李保童：小冠生，带帽正的小生纱帽、彩裤、粉蟒、厚底靴

李奇：老生，《哭监》发髻、蓝绸带、黥满，老斗衣、黑彩裤，腰包，白布、袜福字履；《三拉》帔、老人巾

胡老爷：丑，乌纱、豆腐块脸，带丑三绺、黑官衣、彩裤、朝方靴

禁卒：丑，哨子帽，豆腐块脸、素箭衣、薄底靴

青袍：杂，秦椒帽，青袍、快靴

文堂：杂，龙套衣、快靴

情节

陕西褒城县李奇，以贩马为业，发妻王氏已丧，遗留一女一子，姊姊名桂枝，弟弟名李泰（保童）。李奇续娶的杨三春不但与田旺通奸，而且心肠歹毒，乘李奇外出贩马期间，将李桂枝和李保童逐出家门。李奇归家，不见子女，便拷问婢女春华，春华被逼悬梁自尽。杨三春与田旺以春华尸体为证，诬陷李奇并判其死刑。

李桂枝、李保童姊弟二人被逐离家后，中途失散。李桂枝被人收养，后嫁与赵宠为妻。赵宠为二甲进士新授褒城县令，乃至诚少年书生，忠于职守。赵宠下乡劝农时，囚牢间啼哭之声隐隐传到后衙，李桂枝有侧隐之心，便私自提问，不料竟是受屈已久的父亲李奇。（《哭监》）

赵宠回衙后，李桂枝向他诉说情由，恳求援救。赵宠因此案系前任胡老爷所定，自己无权更改，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想起明日新按院大人前来视察，遂为李桂枝代写辩状，安排她混进按院，亲自鸣冤。（《写状》）事有巧合，新按院竟是苦读多年的李保童，发现告状人是姐姐，公堂不便说话，于是拉入后堂详谈。赵宠不知内情，见状大为惶恐，于是闯辕门要救妻子，结果也被李保童拉进后衙。在复审案情时，胡老爷畏罪自尽，李保童昭雪了冤案，又将李奇拉入后厅，终于一家骨肉团圆。（《三拉团圆》）

根据《京剧流派剧目荟萃》第二辑：梅兰芳、俞振飞演出本整理

《哭监》

（场上置小座，桌上有竹板。大边另放一椅子，椅背绑一支竹竿，作为柙床。）

（禁卒嗽上。）

禁卒（白）我做——
（数板）我做禁子管牢囚，十人见了九人愁。有钱的，是朋友，没钱的，打不休来骂不休，哪怕犯人做对头，做对头。

（禁卒坐。）

禁卒（白）我王二。在这褒城县中，当了一名禁卒。我这监里面，有个老犯人，名叫李奇。自从进得监来，一个钱也没有给我，今天我不免唤他出来，问他要几个钱用。

我说李奇！李奇！与我出来吓！

李奇（内白）吡，来了！

（李奇上，至小边台口。）

李奇（唱）满腹含冤向谁诉？
只为我的儿女，
苍天吓！

（李奇双手抱拳向天拱手。）

李奇（唱）苦煞人！阎王——

（李奇右手指上角。）

李奇（唱）要命犹自可，

禁卒 (夹白) 李奇快来!

李奇 (夹白) 来了!

(唱) 禁大哥呼唤吓掉了魂。
将身来到狱神殿,
大哥台前好超生。

(李奇挖门进小边。)

李奇 (白) 吓大哥, 有礼了。

禁卒 (白) 你有礼, 我没有礼!

李奇 (白) 大哥呼唤, 有何吩咐?

禁卒 (白) 我说你自从进得监来, 一个大钱也没有给我, 今天叫你出来, 要你拿点儿出来, 成不成?

李奇 (白) 啊呀大哥! 想我李奇, 遭此不白冤枉, 哪有银钱送与大哥使用? 望大哥行个方便罢!

禁卒 (白) 一个行方便, 两个行方便, 难道让我喝西北风不成? 你今天有钱便罢, 要是没有, 我就要给你点儿厉害尝尝!

(禁卒右脚踩在椅上, 右手高举竹片欲打状。)

李奇 (白) 啊呀大哥吓!

(李奇俯伏跪下。)

李奇 (唱) 自古道恤孤怜寡, 哀老念贫,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大哥吓, 公门之中好修行。

禁卒 (夹白) 呔!

(禁卒把李奇踢倒在地。)

禁卒 (唱) 一脚踢在地埃尘,
无钱的老狗骂几声。
自从进得监牢内,
并无有花过半分文。
将你打在桉床上,

(禁卒边打边把李奇推至桉床。(1))

禁卒 (唱) 用上一根麻绳捆。
头发挽在将军柱,
耳旁再加一只钉。
我做阎王你做鬼,
小鬼判官要追尔的魂!

看守 (内白) 王二哥喝酒了!

禁卒 (白) 来了来了。
李奇, 我对你说, 现在我要喝酒去了, 回来你要是还没有钱给我, 嘿嘿, 我就要你的老命!

看守 (内白) 快来!

禁卒 (白) 来了, 来了!

(禁卒下。【起初更鼓】。)

李奇 (白) 咳, 想我李奇, 好不命苦吓!

(唱) 我李奇幼年丧父, 中年克妻, 老来丧子,
这是我李奇三、三不幸也, 苦吓!

(【起二更鼓】。)

李奇 (唱) 我哭、哭一声李保童早死的亲儿!
我叫、叫一声李桂枝难见面的小女儿!
你如今在哪里享荣华受富贵,
怎知道为父的在监中受苦?
我的儿吓!

(闭二道幕, 撤去桉床, 另换内室桌椅, 开二道幕。【起三更鼓】。)

李桂枝 (内白) 丫鬟!

丫鬟 (内白) 有。

李桂枝 (内白) 掌灯!

丫鬟 (内白) 是。

(丫鬟持灯随李桂枝同上, 同至九龙口。)

李桂枝 (唱) 听谯楼, 打三更,
耳边厢又听得啼哭之声。

(李桂枝、丫鬟同挖门进, 丫鬟将灯置桌上, 李桂枝入座。)

李桂枝 (白) 丫鬟。

丫鬟 (白) 有。

李桂枝 (白) 想这夜半三更, 不知何人在外啼哭, 你唤院公前去问来。

丫鬟 (白) 是。
吓, 院公哪里?

(家院上。)

家院 (白) 丫鬟姐, 何事?

丫鬟 (白) 夫人说夜半三更, 何人在外啼哭? 夫人命你前去问来。

家院 (白) 是。

(家院转向上场门。)

家院 (白) 三班六房们!

家人 (内白) 干什么?

家院 (白) 你们可有人啼哭?

家人 (内白) 我们办公的办公, 造册的造册, 无人啼哭。

家院 (白) 是。
启夫人: 他们言道, 办公的办公, 造册的造册, 无人啼哭。

李桂枝 (白) 喔, 无人啼哭。

家院 (白) 正是。

李桂枝 (白) 你到监中去问来!

家院 (白) 是。

(家院转向下场门。)

家院 (白) 禁卒快来!

(禁卒上。)

禁卒 (白) 什么事?

家院 (白) 你监中可有人啼哭?

禁卒 (白) 没有人啼哭。

家院 (白) 哎, 夫人听见了。

禁卒 (白) 喔, 有一个老犯人, 被前任老爷打得棒疮疼痛, 故而啼哭。

家院 (白) 原来如此。你且候着, 待我回禀。

禁卒 (白) 是。

(禁卒下。)

家院 (白) 启夫人: 监中有一老犯人被前任老爷打得棒疮疼痛, 故尔啼哭。

李桂枝 (白) 啊呀且住! 想那老犯人, 哭得如此凄惨, 这内中定有缘故。
吓家院, 你去到监中, 将那老犯人提出监来, 夫人要亲自问话。

家院 (白) 老爷回衙, 降下罪来, 何人担待?

李桂枝 (白) 老爷回来, 由夫人作主。

家院 (白) 是。
吓禁卒!

禁卒 (内白) 来了! 来了!

(禁卒上。)

禁卒 (白) 又是什么?

家院 (白) 快将那老犯人提出监来, 夫人要亲自问话。

禁卒 (白) 老爷回来, 小人担待不起。

家院 (白) 老爷回来由夫人作主。

禁卒 (白) 那好! 那好!
李奇走动吓!

(李奇上。)

李奇 (白) 大哥，我是打不起了！

禁卒 (白) 谁打你？夫人要你出去问话，可别说我打你吓！

李奇 (白) 喔，是、是、是。

家院 (白) 随我来。
见了夫人。

李奇 (白) 是。
夫人在上，老犯人叩头。

(李桂枝微惊起立，转身站椅侧。)

李桂枝 (白) 啊呀且住！那老犯人偌大年纪，与我屈膝，于心何忍？
吓院公，命那老犯人脸朝外厢，垫膝回话。

家院 (白) 是。
禁卒，夫人命那老犯人脸朝外跪，把他的棉被拿来，垫膝回话。

禁卒 (白) 他哪儿有棉被吓？

家院 (白) 如此，把你的被窝拿来！

禁卒 (白) 我的被窝早就当了。

家院 (白) 胡说！快去拿来！

(禁卒下，取垫子上，将垫子放在台口。)

禁卒 (白) 来了，来了。
老犯人，夫人叫你脸朝外跪，垫膝回话。

李奇 (白) 是，是，是。

(李奇向外跪。)

家院 (白) 夫人，犯人垫膝已毕。

李桂枝 (白) 尔等退下！

(李桂枝坐。家院、禁卒同下。)

李桂枝 (白) 那一老犯人，把你犯罪情由，一一讲来。

李奇 (白) 夫人听禀。
(唱) 一言诉不尽心中苦，
李桂枝 (夹白) 慢慢地讲来。

李奇 (唱) 提起我的苦来，夫人吓，苦煞人！

李桂枝 (夹白) 家住哪里？

李奇 (唱) 家住在汉中府褒城县，
林右里居住马头村。

李桂枝 (夹白) 你姓甚名谁？

李奇 (唱) 老犯人名字叫李奇……

李桂枝 (白) 且慢！
丫鬟，看茶侍候。

丫鬟 (白) 是。

(丫鬟下。李桂枝起立，打背拱。)

李桂枝 (白) 啊呀且住！想李奇乃我爹爹的名字，怎么他、他、他也叫李奇？暖，想天下同名同姓，也是有的。待我仔细地问来。
吓，老犯人，你可有妻子？

李奇 (白) 夫人吓！(2)
(唱) 结发妻王氏命早归阴。

李桂枝 (夹白) 可有儿女？

李奇 (唱) 所生一男并一女，

李桂枝 (夹白) 叫何名字？

李奇 (唱) 保童、桂枝姐弟二人。

李桂枝 (夹白) 啊呀爹……

(李桂枝双外折袖高举，欲扑上前。)

李奇 (唱) 因为家下无人照应，
后娶继室杨氏三春。

李桂枝 (夹白) 你作何生理？

李奇 (唱) 老犯人西凉贩马四川发卖，

回家来不见——

(李桂枝渐渐走至大边李奇身后。)

李桂枝 (夹白) 不见了什么?
 李奇 (唱) 二娇生。
 李桂枝 (夹白) 就该盘问!
 李奇 (唱) 问春华她说是害病死,
 李桂枝 (夹白) 问杨氏呢?
 李奇 (唱) 问杨氏又说道破指疯。
 李桂枝 (白) 且慢! 我想一个人得了两样的病症, 这就是假的了。
 李奇 (白) 本来是假的。
 李桂枝 (白) 难道罢了不成。
 李奇 (白) 啊呀! 夫人吓!
 (唱) 拷打春华, 悬梁自尽,
 老犯人失却了主意,
 反被外人落下尸灵。
 李桂枝 (白) 咳干不是, 万不是, 不该将尸灵落在外人之手, 这是你大大的失了主意了!
 李奇 (白) 本来是老犯人大大地失了主意。
 李桂枝 (白) 后来呢?
 李奇 (白) 以后呵!
 (唱) 那田旺向犯人要银子……

(李桂枝关注地在李奇身后慢步移至小边。)

李桂枝 (白) 且慢! 你可有银子与他?
 李奇 (白) 慢说无有银钱, 纵有银钱, 哪、哪、哪!
 (唱) 我岂肯将假买成了真?

(李桂枝拭泪。)

李奇 (唱) 一纸谎状当堂呈,
 胡老爷受贿断不清。
 李桂枝 (夹白) 上公堂便怎样?
 李奇 (唱) 上公堂先责打我四十板,
 (李桂枝急步后退, 侧身双手反折袖欲扑不能, 微微摇头, 拭泪。)
 李奇 (唱) 啊呀夫人吓!
 无情的夹棍难以受刑。
 李桂枝 (夹白) 打死也不该招认。
 李奇 (唱) 老犯人受不过五刑拷打,
 只得当堂画招承。
 李桂枝 (白) 呀!
 (唱) 听父言心暗惊,
 啊呀爹……

(〔雅笛〕。李桂枝双手内折袖欲扶李奇急掩口住声, 出门, 向两侧望门。〔雅笛〕收。李桂枝挖门进。)

李桂枝 (唱) 啊呀爹爹吓!
 (李桂枝外翻袖高举, 右内折袖拭泪。)
 李桂枝 (唱) 儿享荣华父受刑。
 父女只隔重门地,
 不能当面诉分明。

(丫鬟上。)

丫鬟 (白) 夫人请用茶。
 (李桂枝掩面不饮。)
 丫鬟 (白) 夫人为何落下泪来?
 李桂枝 (白) 听那老犯人说得可怜, 故而落泪。
 丫鬟 (白) 原来如此。
 李桂枝 (白) 丫鬟, 取锭银子过来。
 丫鬟 (白) 是。
 (丫鬟至上场门取银子。)

丫鬟 (白) 银子有了。
(家院上。)

李桂枝 (白) 吓家院，将这锭银子，交与老犯人，与他在监中使用。吩咐禁卒，不可私自动刑，再若私自动刑，老爷回来，重责不饶！

家院 (白) 是。
吓禁卒！
(禁卒上。)

家院 (白) 夫人赏犯人一锭银子，叫他在监中使用。以后不准你私自动刑，再若私自动刑，定要打断你的狗腿！

禁卒 (白) 我不敢。
老犯人，夫人赏你一锭银子，你收下了罢。

李奇 (白) 嘎，这是夫人赏的？

禁卒 (白) 不错。

李奇 (白) 就送与大哥了罢。

禁卒 (白) 哈哈！我说你吓，真是个好入！

家院 (白) 嘿！有了银子，就是好人，真是个好利小人！

禁卒 (白) 别骂人！老犯人，谢过夫人。
(李奇站起，向李桂枝行礼。)

李奇 (白) 是。
多谢夫人。

李桂枝 (白) 不要谢了，回监去吧。
(禁卒拣起垫子。)

李奇 (白) 吓夫人，老爷回衙呵！
(唱) 将犯人冤枉诉遍，
一重恩答报九重恩！
(禁卒带李奇自下场门同下。李桂枝哭。)

李桂枝 (唱) 但等相公回衙转，
把父的含冤说分明。
(李桂枝拭泪，丫鬟持灯引李桂枝自上场门同下。)

《写状》

(四青袍同上，同站门。赵宠右手提官衣襟，在【小锣帽儿头】中至九龙口亮相，不用投袖整冠，继续走到台口正中。右手轻投袖后端带。)

赵宠 (引子) 保障一方，最安宁。
(赵宠右手平抚。)

赵宠 (引子) 且喜新授，
(赵宠右手食指指纱帽。)

赵宠 (引子) 褒城县令。
(赵宠双手端带，微晃。转身入小座。)

赵宠 (念) 一行作吏，两袖清风。连日忙碌，只为劝农。
(白) 下官赵宠，二甲进士出身，蒙圣恩，除授褒城县令。奉上司之命，下乡劝农。且喜公事完毕，不免回衙理事。
左右！

四青袍 (同白) 有。

赵宠 (白) 打道回衙！

四青袍 (同白) 吓！
(赵宠起身至台前，低头抬腿，作入轿动作，二青袍同放轿帘，领起圆场。【六么令】。四青袍、赵宠同走圆场至小边，四青袍同站一条边，青袍甲掀帘，赵宠低头出轿。【吹打】。院子上，迎赵宠。)

赵宠 (白) 看衣更换。
(赵宠下。四青袍同进门站成横一字儿。院子把椅子摆成八字座。赵宠更换红帔上，两手示意退下。四青袍向外转身自两边分下。)

赵宠 (白) 来！

家院 (白) 有。

赵宠 (白) 有请夫人出堂！
(赵宠返身坐大边座位，侧身坐，右肘可斜靠椅背。)

家院 (白) 有请夫人出堂。
(家院下。李桂枝【小锣】打上，至小边台口。)

李桂枝 (引子) 父受含冤事，何日得报明？
(赵宠听到李桂枝来到，起身至台中，出门相迎。)

赵宠 (白) 吓，夫人。

李桂枝 (白) 相公回来了。

赵宠 (白) 下官回来了，夫人请坐。

李桂枝 (白) 有坐。
(李桂枝、赵宠同坐。赵宠正欲与李桂枝说话，李桂枝哭，赵宠为之一愣。)

赵宠 (白) 吓！夫人，想下官下乡劝农回来，夫人就该欢喜才是，怎么掩面悲啼，却是为了何事啊？

李桂枝 (白) 相公不在衙内，妾身犯了你的大法了。

赵宠 (白) 哟！夫人么，犯了下官的什么大法？

李桂枝 (白) 昨晚三更时分，私将那监禁门开了！
(赵宠惊。)

赵宠 (白) 吓！
(赵宠起立后一顿坐。)

赵宠 (白) 夫人昨晚三更，私将那监禁门开、开、开了？

李桂枝 (白) 正是。

赵宠 (白) 哆！
(赵宠双手锥拳向李桂枝。)

李桂枝 (哭) 喂呀！

赵宠 (白) 想下官不在衙内，这监禁门，岂是胡乱开得的？倘若走漏一名犯人，被上司闻知，我这，喏——
(赵宠右手轮指弹纱帽有声。)

赵宠 (白) 小小前程，岂不断送你手？你干出此事，真正的大胆。岂有此理呀！
(赵宠左侧身搁右腿坐，作生气状。)

李桂枝 (白) 咳！相公吓！
(唱) 进衙来，不问个详和细，
反将言语冲撞人。
(李桂枝向赵宠拂袖，右侧身坐，作不悦状。)

赵宠 (白) 吓？怎么倒说我冲撞你！想你也是知书达理之人，这监禁门，岂是胡乱开得的？连下官的前程都不顾了，你讲出此话，只怕有些欠通罢？嘿，欠、欠、欠通之极矣吓！
(赵宠念到“欠通”以后，右手食指在鼻下一擦，同时吸气，作文人酸气相，右食指同时划一小圆，向右下方一指，右腿翘起搁在左腿上。)

李桂枝 (白) 相公吓！
(李桂枝起立。)

李桂枝 (唱) 你父若在监禁内，
(李桂枝指外。)

李桂枝 (唱) 七品郎官——
(李桂枝指头上纱帽。)

李桂枝 (唱) 做不成！
(李桂枝摊手，向赵宠一投袖。)

赵宠 (夹白) 呀！
(赵宠注视李桂枝，边起立走向台口举右袖背拱。)

赵宠 (唱) 听妻言，心暗想，
(赵宠左手颤指抚胸。)

赵宠 (唱) 言语颠倒，说话不明。
(赵宠右手、左手食指先后经过小穿手动作与左、右踱脚配合在“颠”“倒”两字略停顿，左手掌微摇，示

意“不明”。)

赵宠 (白) 啊呀且住! 方才听夫人言道, 我父若在监禁内, 这七品郎官做不成。啊呀! 这是什么缘故呢? 喔, 不免上前, 问个明白。

(赵宠双手拎帔转身向李桂枝走两步。李桂枝哭。赵宠两膀住后一夹猛吸一口气, 转向观众。)

赵宠 (白) 啊呀呀, 我话还未曾问她, 她倒又在那里啼哭起来。啊呀, 这、这、这……吓, 有了! 想我与夫人, 成婚未久, 乃是少年夫妻, 不免上前赔个笑脸, 也就完了。

吓夫人! 瞎! 夫人吓!

(赵宠紧上三步, 腿微蹲, 使纱帽翅上下颤动。)

赵宠 (唱) 我和你少年夫妻, 何妨儿戏,
反在那里哭,

(李桂枝哭。赵宠向观众, 右手指李桂枝。)

赵宠 (唱) 举案齐眉,
(赵宠右手掠眉, 左手掠眉, 两手食指并拢。)

赵宠 (唱) 永不离。
(夹白) 啊呀夫人吓!

(赵宠两手提帔向李桂枝走小窜步。)

赵宠 (唱) 你心中有甚么不平事?

(赵宠双手反折袖, 搭在李桂枝双肩上亲昵地揉动。)

赵宠 (唱) 来、来、来噯!

(李桂枝推赵宠, 赵宠向外一小腾步, 拉李桂枝双手, 使李桂枝起立。)

赵宠 (唱) 向下官说一个详和细。

(李桂枝、赵宠同执手, 向外略一亮相, 在相对后往外挪一步, 执手摆动双投袖分开。)

李桂枝 (白) 妾身纵有满腹含冤, 对相公说了, 不能与我作主, 也是枉然。

赵宠 (白) 夫人有什么满腹含冤, 对下官言讲, 我能与你分忧解愁。

(赵宠右穿手后, 左手托右腕右食指划一小圈。)

李桂枝 (白) 吓! 相公与我分忧解愁么?

(李桂枝仿赵宠动作。)

赵宠 (白) 正是。

李桂枝 (白) 暖! 说出口来, 犹恐相公要着恼吓。

赵宠 (白) 咳! 我何曾恼过吓?

李桂枝 (白) 相公是不恼的?

赵宠 (白) 下官是不恼的。

李桂枝 (白) 如此……

赵宠 (白) 讲!

(赵宠贴近半步, 右食指轻指李桂枝。)

李桂枝 (白) 喂呀!

(李桂枝注视赵宠, 吸鼻, 哭。)

赵宠 (白) 呃! 呃! 呃! 恼了! 恼了!

(赵宠双手端正在胸前, 身子微蹲。)

李桂枝 (白) 相公说过不恼的吓。

赵宠 (白) 只要夫人不哭, 下官末就不恼; 如今夫人要哭, 下官末, 喏——吓恼了哇! (3)

李桂枝 (白) 如此我不哭就是。

赵宠 (白) 是吓, 不要啼哭, 慢慢讲来。

李桂枝 (白) 咳! 相公——

(哭) 吓!

赵宠 (白) 忒! 她倒又哭了。

李桂枝 (唱) 一言诉不尽心苦,

赵宠 (夹白) 夫人请坐。

(赵宠、李桂枝慢慢走向座位, 各自坐下。)

李桂枝 (唱) 提起我的苦来, 啊呀相公吓,

赵宠 (夹白) 夫人。

李桂枝 (唱) 苦煞人。

赵宠 (夹白) 不要啼哭，慢慢讲来。

李桂枝 (唱) 家住在汉中府，
(李桂枝左翻手扬起右手指外，徐徐转身向赵宠。)

李桂枝 (唱) 褒城县，
林右里居住，
(李桂枝右手缓缓平抚，左手在胸前托右手。)

李桂枝 (唱) 马头村。
(李桂枝右手指外。)

赵宠 (白) 慢来，慢来！想下官下乡劝农时节，先过林右里，后过马头村，这就是夫人的旧家么？
(赵宠左手指外。)

李桂枝 (白) 正是妾身的本处。

赵宠 (白) 如此说来，夫人也是下官的……

李桂枝 (白) 什么？

赵宠 (白) 子民了！
(赵宠左手托右手，指李桂枝。)

李桂枝 (白) 休得取笑！

赵宠 (白) 子民了哇！哈哈！令尊何名？

李桂枝 (唱) 爹爹名字叫叫李奇……

赵宠 (白) 且慢！想夫人姓刘，怎么令尊倒姓起李来了？

李桂枝 (白) 我本姓李吓。

赵宠 (白) 那姓刘的呢？

李桂枝 (白) 乃是我的义父。

赵宠 (白) 原来如此。令堂呢？

李桂枝 (唱) 生母王氏，
(李桂枝双手向上拱手，转身向赵宠，右手指右下方。)

李桂枝 (唱) 早归阴。

赵宠 (夹白) 生有几个儿女？

李桂枝 (唱) 所生下一男和一女，

赵宠 (夹白) 叫何名字？

李桂枝 (唱) 保童与我姐弟二人。

赵宠 (夹白) 家中何人照看？

李桂枝 (唱) 奈家下无人照看儿和女，
(李桂枝轻摇手。)

李桂枝 (唱) 后娶继母杨氏三春。
(李桂枝向外狠指。)

赵宠 (夹白) 令尊作何生理？

李桂枝 (唱) 我爹爹西凉贩马四川货卖，
回家来不见二娇生。

赵宠 (夹白) 就该盘问。

李桂枝 (唱) 问春华，

赵宠 (夹白) 怎么说？

李桂枝 (唱) 她说是害病死，

赵宠 (夹白) 问杨氏？

李桂枝 (唱) 问杨氏又说破指痲。
(李桂枝兰花指式，右指点左指，左指点右指，右指点左指，手的动作线需是圆弧形。)

赵宠 (白) 且慢！
(赵宠右手下按。)

赵宠 (白) 想一个人说成两样病症，这分明是假的了哇！

李桂枝 (白) 原是假的。

赵宠 (白) 难道就罢了不成？
(赵宠向李桂枝双摊手。)

李桂枝 (白) 相公吓！

(李桂枝大幅度动作折袖，拱手、投袖。)

李桂枝 (唱) 拷打春华，悬梁自尽，
(李桂枝、赵宠同离座渐至台口。李桂枝双手示意悬梁。)

李桂枝 (唱) 我爹爹失却了主意，错叫田旺落下尸灵。
(李桂枝双内折袖，蹲身同时双手下摊。)

赵宠 (白) 哎呀呀！干不该，万不该，不该将尸灵落在外人之手。这是令尊大人，大大的失了主意了哇！

李桂枝 (白) 原是我爹爹失了主意了。

赵宠 (白) 以后如何？

李桂枝 (白) 相公吓！
(唱) 我继母败人伦，
她与那田——

赵宠 (夹白) 禁声！
(赵宠右手阻止李桂枝出声。李桂枝、赵宠同出门，同两望，同进门。)

赵宠 (夹白) 田什么？
(李桂枝招赵宠近前耳语。)

李桂枝 (唱) 她与那田旺有私情。

赵宠 (夹白) 岂有此理！

李桂枝 (唱) 一纸谎状当官告，
胡老爷受贿用非刑。

赵宠 (夹白) 上公堂便怎样？

李桂枝 (唱) 上公堂先打四十板，
啊呀爹爹吓！

(李桂枝双高翻袖，边走向大边。赵宠两手相搓，边易位至小边。)

李桂枝 (唱) 无情的的夹棍怎受刑？

赵宠 (夹白) 就是打死了也不该招承吓！
(李桂枝、赵宠同易位。)

李桂枝 (唱) 我爹爹受不过五刑拷打，
只得当堂，

赵宠 (夹白) 怎么样？

李桂枝 (唱) 画招承。

赵宠 (夹白) 喔！招承了，这就完了！
(李桂枝折袖拱手。)

李桂枝 (唱) 望求相公相怜悯，
一重恩当报九重恩！

(李桂枝左、右、左三次蹲身，赵宠相应用手制止，第三次折袖扶住李桂枝。)

赵宠 (白) 夫人请起。
(李桂枝哭。)

赵宠 (白) 呀！
(赵宠看李桂枝，往后退一小步，举右袖背拱唱。)

赵宠 (唱) 听妻言罢我心中苦，
(赵宠右手抚胸，右手拇指和食指、中指相捏微动。)

赵宠 (唱) 她，她与我，
(赵宠转向李桂枝，左手托右腕指出，同时右脚顿地，使纱帽翅上下颤动。)

赵宠 (唱) 赵宠一般相同。
(赵宠转身向外，双手食指相并。)

赵宠 (唱) 她被继母赶出了门外，
我也被那晚娘逐出了门庭。
(赵宠面向上场角，右手、左手在胸前向外丢袖各一次，双臂在胸前绕圈后向身体右侧狠摔袖同时顿右脚，脸向左侧。)

李桂枝 (白) 听相公之言，也是被晚娘赶出来的？

赵宠 (白) 正是。

李桂枝 (白) 如此说来，天生一对……

赵宠 (白) 地成一双。

赵宠、
李桂枝 (同白) 吓! 啊呀 (夫人) (相公) 吓!
(赵宠、李桂枝同双外翻袖高举, 同内折袖, 彼此搭臂擦泪, 向外双投袖开唱。)

赵宠、
李桂枝 (同唱) 天生一对苦夫妻, 啊呀 (夫人) (相公) 吓!
(赵宠、李桂枝同双外翻袖高举, 同内折袖, 彼此搭臂擦泪(4), 向外双投袖开唱。)

赵宠、
李桂枝 (同唱) 看来你我一般同。
(赵宠、李桂枝同双手食指相并。)

赵宠 (唱) 世上有此狠心妇,
(赵宠右手向外狠指, 右拳击左掌, 顿右足。)

赵宠 (夹白) 哧!
(唱) 万刚凌迟方称心!
(赵宠左手托右腕, 右手作刀切状, 双手颤指抚胸。)

李桂枝 (白) 啊呀相公吓! 快快搭救我爹爹才好啊!
(李桂枝欲跪。)

赵宠 (白) 吓夫人请起! 不免将令尊招详, 取来一看, 便知明白。
(家院暗上。)

李桂枝 (白) 是。

赵宠 (白) 来!

(赵宠转向家院。)

家院 (白) 有。

赵宠 (白) 去至刑房, 将李奇招详取来!

家院 (白) 遵命。

赵宠 (白) 夫人请坐。

李桂枝 (白) 有坐。

家院 (白) 招详呈上。

赵宠 (白) 退下。

家院 (白) 是。
(家院下。)

赵宠 (白) 吓夫人, 令尊招详在此, 夫人请看。

李桂枝 (白) 烦劳相公, 念与我听。

赵宠 (白) 待下官与你念来。具招详人李奇……
(李桂枝哭。)

赵宠 (白) 暖!
(赵宠右手四指轻拍桌。)

赵宠 (白) 不要啼哭, 待下官来念吓。

李桂枝 (白) 是。

赵宠 (白) 具招详人李奇, 因奸不成, 逼死仆女春华, 问成死罪, 秋后处……
(赵宠右手捂嘴, 左腿抬起, 身体稍起立后猛坐下, 表示吃惊。)

李桂枝 (白) 相公为何不往下念?

赵宠 (白) 非是下官不往下念, 只怕念出口来, 夫人你, 你要哭吓!

李桂枝 (白) 暖! 我不哭便是。你快快念来, 快快念来!

赵宠 (白) 啊呀夫人吓! 令尊大人, 秋后就要处决了!

李桂枝 (白) 噢! 我爹爹秋后就要处决了!

赵宠 (白) 是吓!
(赵宠双手持状纸, 低头专心地看状。)

赵宠 (白) 要处决了!

李桂枝 (白) 啊呀爹……
(李桂枝气椅, 右肘支在椅背上。赵宠发现, 急将状纸放在桌上。)

赵宠 (白) 吓夫人醒来! 夫人苏醒!
(赵宠慌乱地为李桂枝捶背。李桂枝哭。赵宠走向台口, 右食指擦额头汗珠。)

赵宠 (白) 喔唷! 险些又是一条人命哪!

李桂枝 (白) 哎呀相公吓!

(李桂枝起立, 走向赵宠。)

李桂枝 (白) 快快搭救我爹爹吓!

赵宠 (白) 吓夫人, 此乃是前任问官断定, 教下官末, 也是无计奈何。

李桂枝 (白) 如此说来, 我爹爹就无生路了么?

赵宠 (白) 这个……

(赵宠右手按额。李桂枝哭。)

赵宠 (白) 夫人不必啼哭, 想令尊大人, 还有脱身之路吓。

李桂枝 (白) 怎么, 我爹爹还有脱身之路?

赵宠 (白) 想明日新按台大人, 在褒城县下马, 夫人何不写一辩状, 前去申诉, 倘能救出令尊, 是亦未可知。

李桂枝 (白) 好是好, 只是无人写状吓。

赵宠 (白) 噢! 这写状么……

(赵宠右手轻击左掌, 右臂在身侧绕圆, 与左掌合成书写式, 踱左脚。)

李桂枝 (白) 嗯!

赵宠 (白) 下官会写吓。

李桂枝 (白) 噢, 相公还会写状么?

赵宠 (白) 暖! 想下官身为七品县令, 连张辩状都不会写, 怎么判断民情, 哪! 我升堂理事吓? (5)

李桂枝 (白) 如此烦劳相公, 与我写一辩状如何?

赵宠 (白) 喔, 夫人要下官与你写状么?

李桂枝 (白) 正是。

赵宠 (白) 如此, 要夫人依我一件。

李桂枝 (白) 哪一件?

赵宠 (白) 要夫人与下官磨墨。

李桂枝 (白) 喔, 磨墨?

赵宠 (白) 磨墨啊!

(赵宠下颌微绕圈作磨砚势。)

李桂枝 (白) 使得。

赵宠 (白) 喔, 使得?

李桂枝 (白) 使得。

赵宠 (白) 好! 如此夫人……

李桂枝 (白) 相公。

赵宠 (白) 与下官……

(赵宠双袖在胸前端起。)

李桂枝 (白) 什么?

赵宠 (白) 磨墨吓! 哈哈!

李桂枝 (白) 使得唷!

(李桂枝、赵宠同单投袖, 轻松地使袖子相碰。【雅笛】。)

李桂枝 (夹白) 快快写吖!

(赵宠向下场门。)

赵宠 (夹白) 来, 文房四宝伺候。

(家院端文房四宝及状纸上, 置桌上, 将赵宠的椅子搬成大座, 下。李桂枝坐侧椅。赵宠归大座, 掸纸, 咬笔尖, 左手理笔毫, 弹毫交代开唱。)

赵宠 (唱) 听妻言, 怒满怀,

(赵宠双手向上作托天势, 对李桂枝。)

赵宠 (唱) 有甚么含冤诉上来。
上写着告状人——

(赵宠下笔写状。)

李桂枝 (白) 写吓!

(赵宠思索, 看李桂枝。)

赵宠 (唱) 呖, 李……

李桂枝 (白) 快写吓!

赵宠 (唱) 唔, 李……
(赵宠故意心不在焉地, 持笔画空圈。)

李桂枝 (白) 哎! 我说你不会写嘎!
(李桂枝右手抽掉赵宠的笔, 置盘中。赵宠学李桂枝的声音。)

赵宠 (白) 暖! 我说我会写嘎!

李桂枝 (白) 啐!

赵宠 (白) 哈哈! 夫人, 非是下官不会写状, 但不知夫人的名字叫什么? 下官未, 倒未曾领教过吓。

李桂枝 (白) 我吓? 我是没有名字的。

赵宠 (白) 哎! 想人生天地之间, 哪有没有名字的道理吓! 你叫什么?

李桂枝 (白) 敢是这状上要用品?

赵宠 (白) 是吓! 状上要用品。

李桂枝 (白) 哎! 你就糊里糊涂的写上一个, 也就是了。

赵宠 (白) 暖! 想按院大人那里, 法律森严, 我若糊里糊涂写上一个, 还像一张状么? 你叫什么名字? 你要与我讲!
(赵宠侧身以肘支桌, 右手食指指李桂枝, 侧耳听。)

李桂枝 (白) 我姓李呀!

赵宠 (白) 嘻! 我晓得你姓李。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你要与我讲!

李桂枝 (白) 我叫……

赵宠 (白) 什么?

李桂枝 (白) 桂……
(赵宠故作听不清。)

赵宠 (白) 吓?

李桂枝 (白) 枝……

赵宠 (白) 吓?

李桂枝 (白) 哎! 桂枝嘎!
(赵宠学李桂枝语气。)

赵宠 (白) 哎! 桂枝嘎! 哈哈!

(【雅笛】。)

李桂枝 (夹白) 啐。快快写嘎!
(赵宠起笔。)

赵宠 (唱) 上写着李桂枝二十一岁,
林右里居住马头村。
(白) 令弟何名?

李桂枝 (白) 名叫保童。

赵宠 (白) 作何生理?

李桂枝 (白) 也是苦读诗书。

赵宠 (白) 咳! 只是苦煞那书生!
(赵宠右手持笔高抬, 在“那书生”三字上, 三顿作为向场面交代。)

赵宠 (唱) 小保童与桂枝赶出门外,
(赵宠边唱边写。)

赵宠 (唱) 父受含冤在狱中。
若得按台超生命,
结草衔环答报恩。
(赵宠换行写“按台”, 写毕, 双手取起状纸端详, 唱毕, 用口吹干墨迹。边起身走至台中。)

赵宠 (白) 状已写好, 夫人请看。

李桂枝 (白) 有劳相公。

赵宠 (白) 好说。

李桂枝 (白) 吓, 相公, 这状纸写得倒不错, 只是无用的吓!

赵宠 (白) 吓! 怎说无用吓?

李桂枝 (白) 想按台大人那里, 人役颇多, 我是女流之辈, 挨挤不上, 也是枉然。

赵宠 (白) 是吓! 夫人倒虑得极是。

(赵宠右手按纱帽作思考。)

赵宠 (白) 呀，有了！明日新按院大人在此下马，下官末也要前去禀见，夫人何不扮作下官的——随从模样——

(李桂枝作害羞状。)

赵宠 (白) 混了进去，也就是了。

李桂枝 (白) 此计甚好。

赵宠 (白) 如此夫人请！

李桂枝 (白) 相公请。

赵宠 (白) 正是：

(念) 一张状纸到按前，

(赵宠边念边走至小边台口。)

李桂枝 (念) 拨开云雾见青天。

赵宠 (念) 若得大人超生命，

(赵宠双袖向上打拱。)

李桂枝 (白) 吓，相公！

赵宠 (白) 夫人！

李桂枝 (念) 那赵氏孤儿冤报冤！

(李桂枝右手狠指前方，转身绶缓下场。)

赵宠 (白) 好吓！好个赵氏孤儿冤报冤！

(赵宠见李桂枝离去后影。)

赵宠 (白) 吓，夫人请转！夫人请转！

李桂枝 (白) 相公何事？

赵宠 (白) 我想这张状末……

李桂枝 (白) 敢莫是写错了？

赵宠 (白) 是吓，一定写错了。

李桂枝 (白) 在哪里？相公请看。

(赵宠学李桂枝声音，用手指着状纸上“桂枝”两字。)

赵宠 (白) 哎，桂枝嘎！哈哈！

(赵宠边笑边慢步走向下场门。李桂枝留在小边台口。)

李桂枝 (白) 啐！相公请转！相公请转！

赵宠 (白) 夫人何事？

(赵宠原地转身。)

李桂枝 (白) 我想这张状纸，到底是无用的吓！

赵宠 (白) 怎说又是无用了？

(赵宠急步至台口。)

李桂枝 (白) 想我不会告状，岂不是无用？

赵宠 (白) 喔，夫人连告状都不会？

李桂枝 (白) 不会吓。

赵宠 (白) 来，来，来，待下官教导与你。

李桂枝 (白) 有劳相公教导与我。

(李桂枝把状纸交给赵宠。赵宠与桂枝易位。)

赵宠 (白) 啊呀呀！我家夫人，连告状都不会。

吓，夫人，明日见了按台大人，将这状纸，高高举起，你就抢前几步，要高声的喊叫。你说，啊呀爷爷冤枉吓！

(赵宠跪。)

李桂枝 (白) 来！带去收监，明日早堂听审！

(李桂枝右手取状纸交与左手后，右食指、中指在赵宠纱帽上轻弹。)

赵宠 (白) 岂有此理！

(赵宠双手持椎拳向李桂枝，继而对观众。)

赵宠 (白) 吓呀呀，我倒被她作弄了。

(李桂枝走向下场门几步看状纸。)

李桂枝 (哭) 喂呀！

(赵宠走向李桂枝。)

赵宠 (白) 吓夫人，不要啼哭，明日未就要与令尊大人伸冤了吓！哈哈！
(赵宠折袖扶李桂枝转身同下。)

《三拉团圆》

(场上设大座。李保童上，在九龙口整冠，掇带，缓步至台中。)

李保童 (引子) 奉命出朝，威名天下晓。父母劬劳，亲恩须答报。

(李保童归座坐。)

李保童 (念) 忆昔当年受凌逼，今朝才得挂紫衣。父母亲恩未答报，此情空望白云飞。
(白) 本院姓李，名泰，字保童。蒙圣恩，放我八府巡按。昨日在褒城县下马，为此今日开堂理事。
来，升堂！

门子 (白) 是。
升堂！

(四龙套自两边分上，在座后同站成一排。【吹打】。赵宠换黑官衣自上场门上，胡老爷自下场门上。【吹打】收。)

赵宠 (白) 吓，寅翁请了。

胡老爷 (白) 堂翁请了。

赵宠 (白) 相烦与我报门。

胡老爷 (白) 待我与你报门。
报，褒城县告进。

(胡老爷进门站小边。赵宠挖门进，站大边。)

赵宠 (白) 卑职参见老大人。

门子 (白) 请，免，打恭。

(赵宠在门子司仪时左手理右水袖，弓左腿参见，立正作揖。四龙套在礼仪每一动作间喝堂威“嗨！”。)

李保童 (白) 吓，贵县。

赵宠 (白) 大人。

李保童 (白) 为官长者必须上答君恩，下爱黎民，如若不然，可知本院执法森严！

赵宠 (白) 是。大人面谕，卑职敢不遵命。

李保童 (白) 请回衙理事。

赵宠 (白) 是。卑职告退。

门子 (白) 请，免，仪门打恭。

(赵宠在门子司仪时左手理右水袖，弓左腿参见，立正作揖，转身出门，抬头看天着急地自语。)

赵宠 (白) 吓，怎么这般时候，还不见我家夫人前来告状？

(李桂枝戴素罗帽、穿海青、手持状纸上，与赵宠相撞。)

赵宠 (白) 吓夫人，上面坐的，就是按台大人，你去告吓。

李桂枝 (白) 我心中有些害怕，我……不去了。

赵宠 (白) 这有什么害怕？

李桂枝 (白) 我要回去了。

赵宠 (白) 喂！你去告吓！

(赵宠推李桂枝进门，赵宠惊慌地左串袖掩头自上场门下。)

李桂枝 (白) 爷爷冤枉吓！

(李桂枝手顶状纸跪。)

胡老爷 (白) 启禀大人：有一汉子告状。

李保童 (白) 可有状词？

胡老爷 (白) 有状词。

李保童 (白) 取状词。

胡老爷 (白) 状纸呈上。

李保童 (白) 具告状人李桂枝……

吓？桂枝乃女子之名，怎么男子前来告状？讲了实话便罢，如若不然，与我打！
(6)

李桂枝 (白) 啊呀！

(李桂枝转身坐地，罗帽掉落，褶子褪下，右袖护头颤抖。)

胡老爷 (白) 启大人：是个女子。

李保童 (白) 掩门！

(四龙套自两边分下。〔吹打〕。李保童离座扶起颤抖的李桂枝，门子捡起褶子、罗帽，李保童拉李桂枝，门子推扶李桂枝同下。闭二道幕，取走桌椅。)

赵宠 (内白) 啊呀！

(赵宠上。)

赵宠 (白) 啊呀夫……啊呀夫……

啊呀且住！方、方、方才我家夫人，前来告状，怎么只、只、只见其入，不、不、不见其出，被大人一把，扯入后衙去了！这是什么缘故吓？啊呀呀呀呀！哎！拼我这小小前程不要，我要前去闯吓！我要前去闯吓！(7)

(胡老爷上。)

胡老爷 (白) 去不得！

赵宠 (白) 我要闯！

胡老爷 (白) 去不得！

(赵宠、胡老爷撞头。)

胡老爷 (白) 吓堂翁，看你这样慌张，不知为了何事？

赵宠 (白) 啊呀寅翁吓！方、方、方才有个……

胡老爷 (白) 什么？

赵宠 (白) 喔，汉、汉、汉子前来告状。

胡老爷 (白) 有的。

赵宠 (白) 怎么只、只、只见其入，不、不、不见其出(8)，被大人一把——

(赵宠双手抓住胡老爷，踮起脚尖。)

赵宠 (白) 扯入后衙去了！请问寅翁这是什么缘故吓？

胡老爷 (白) 这个……总有一个缘故罢。

赵宠 (白) 哎唷！哎唷！哎唷！啊呀寅翁吓！

(赵宠双手向胡老爷打拱。)

赵宠 (白) 你可晓得大人出京的时节，可曾带得家眷哪？

胡老爷 (白) 按院按院，不带家眷。

赵宠 (白) 喔！

(赵宠向外大摊手。)

赵宠 (白) 完了，完了！

胡老爷 (白) 吓堂翁，那告状的汉子，是你什么人哪？

赵宠 (白) 哎唷！哎唷！

(赵宠左手摸颈，右手抚臂，低头羞于出口。)

胡老爷 (白) 告状的是你什么人？

赵宠 (白) 啊唷！啊唷！啊唷！

(赵宠左手摸颈，右手抚臂，低头羞于出口。)

胡老爷 (白) 到底是什么人？

赵宠 (白) 啊呀寅翁吓！你不要管我的闲事，我要前去闯他的辕门！

胡老爷 (白) 去不得！

(赵宠内翻。)

赵宠 (白) 我要前去闯！

胡老爷 (白) 去不得！

赵宠 (白) 我要前去闯！闯！闯！

(赵宠与胡老爷相对配合，在每个“闯”字上两手轮流扬一次水袖，赵宠退胡老爷进，同至上场门口，赵宠转身水袖护头下，胡老爷跟下。闭二道幕。恢复桌、椅、大座。〔吹打〕。李保童拉李桂枝同上，同至台中。〔吹打〕收。李保童向李桂枝跪。)

李保童 (白) 吓姐姐！

李桂枝 (白) 哎呀大人！

(李桂枝急跪。)

李保童 (白) 姐姐不要害怕，我是你兄弟保童在此。

李桂枝 (白) 吖！你是兄弟保童？

李保童 (白) 保童。

李桂枝 (白) 李泰?
 李保童 (白) 李泰。
 李桂枝、
 李保童 (同白) 啊呀 (兄弟) (姐姐) 吓!
 (李桂枝、李保童彼此折袖、搭袖, 拭泪。)
 李桂枝、
 李保童 (同哭相思) 一家骨肉来分散,
 今日察院又相逢。
 (〔内喊声〕。)
 李保童 (白) 吓, 外面何人喧哗?
 龙套甲 (内白) 褒城县。
 李保童 (白) 吓大胆褒城县, 他有多大前程, 敢闯我的辕门! 待我前去会他。
 (李保童右手撩蟒欲出门口。)
 李桂枝 (白) 且慢! 吓兄弟, 你可知褒城县他是何人?
 李保童 (白) 小弟不知。
 李桂枝 (白) 他是你的……姐丈嘎!
 李保童 (白) 既是姐丈, 我越发要去会他。
 李桂枝 (白) 兄弟, 他是胆小之人, 千万不要惊吓与他。
 李保童 (白) 是, 小弟知道了。姐姐请至后面。
 (李桂枝下。)
 李桂枝 (白) 来, 升堂!
 门子 (白) 升堂!
 (二幕开。李保童入大座, 四龙套自两边分上。〔吹打〕。胡老爷拉扯随赵宠同上。)
 赵宠 (白) 你不要管我的闲事。
 胡老爷 (白) 去不得!
 赵宠 (白) 报! 褒城县告进。
 (赵宠挖门进, 对李保童执袖挺立。)
 赵宠 (白) 卑职参见老大人。
 李保童 (白) 呸!
 (赵宠缓缓跪。)
 李保童 (白) 大胆褒城县, 你有多大前程, 敢闯我的辕门, 为了何事, 你要与我讲!
 (李保童拍惊堂木。)
 赵宠 (白) 啊呀大人吓! 方、方, 方才有一汉子, 前来告状, 怎么只、只、只见其入, 不、不, 不见其出, 被大人一把, 喔, 卑职斗胆! 卑职该死!
 (赵宠以拳击纱帽, 伏地磕头。)
 李保童 (白) 我且问你, 那告状的是你什么人?
 赵宠 (白) 这……
 (赵宠翻身坐地向外。)
 胡老爷 (白) 大人问你, 告状的是你什么人?
 赵宠 (白) 吓?
 胡老爷 (白) 告状的是你什么人?
 赵宠 (白) 哈哈!
 胡老爷 (白) 什么哈哈?
 赵宠 (白) 嘻嘻!
 胡老爷 (白) 又是什么嘻嘻?
 赵宠 (白) 哈哈……
 胡老爷 (白) 到底是你什么人?
 赵宠 (白) 是我的妻子吓。
 胡老爷 (白) 启禀大人: 是他的妻子。
 李保童 (白) 掩门。
 (〔吹打〕。李保童扯赵宠, 赵宠害怕, 坐地后退。闭二道幕。李保童、赵宠同走小圆场。开二道幕, 大边、小边各置一单座。赵宠被推至大边坐, 李保童自坐小边。赵宠双袖下垂, 全身抖动。李桂枝上, 见赵宠形状, 窃笑, 向赵宠投水袖, 赵宠惊叫, 李桂枝把赵宠招至身旁。)

李桂枝 (白) 不要害怕，按院大人是你的……大舅。

赵宠 (白) 吓？

李桂枝 (白) 大舅。

赵宠 (白) 哎，原来就是大……

(赵宠整冠，得意轻松地走到李保童面前。)

李保童 (白) 丑！

(李保童摆起官派。)

赵宠 (白) ……人。

(赵宠急收敛，惶恐地跪。)

李保童 (白) 姐夫请起，请坐。

赵宠 (白) 告坐。

李保童 (白) 请问姐夫，我父身犯何罪，为何押在监中？

赵宠 (白) 此乃前任问官断定，与卑职无干。

李保童 (白) 还望姐夫想一良策，搭救我父才是。

赵宠 (白) 大人说哪里话来。大人执掌生杀之大权，要救令尊，有何难哉？

(赵宠忘形，边说边以右食指擦鼻，画圈，显文人习气，忽感不妥，急用左手掩盖右指。)

李保童 (白) 如此，姐夫请便。

赵宠 (白) 是，卑职告退。

(赵宠至台口，右食指拭额上汗。)

赵宠 (白) 哎唷险吓！

(赵宠下。)

李保童 (白) 来！

胡老爷 (白) 有。

李保童 (白) 取我令箭，到褒城县提李奇前来复审。

胡老爷 (白) 是。

(李保童下。闭二道幕。)

胡老爷 (白) 啊呀且住！大人要提李奇复审，想此案都是我一人受贿，这、这、这……有了！待我惊吓李奇便了。来此已是。

吓，禁卒！

(禁卒上。)

禁卒 (白) 来了，来了。

胡老爷 (白) 胡老爷在此。

禁卒 (白) 胡老爷。什么事啊？

胡老爷 (白) 大人有令，要提李奇复审。

禁卒 (白) 是，是、是、是。

李奇走动啊！

(李奇上。)

李奇 (白) 吓，大哥，怎么说？

禁卒 (白) 胡老爷在外。

李奇 (白) 是、是、是。

吓、胡老爷，我是打不起了！

(李奇欲跪。)

胡老爷 (白) 谁来打你？大人有令，提你前去复审，你要照我的口供往上回，不要胡言乱语。你要胡说，嘿，我要你的老命！

李奇 (白) 是、是、是。吓，胡老爷，老犯人此去还是好吓，还是歹啊？

胡老爷 (白) 连我还不知道是死吓，还是活吓！随我来吧！

李奇 (白) 是。

(胡老爷、李奇同走小圆场，禁卒跟随。)

胡老爷 (白) 李奇带到。

李保童 (内白) 升堂！

(【吹打】。开二道幕。李保童上，归座，四龙套自两边分上。【吹打】收。)

胡老爷 (白) 犯人李奇告进。李奇当面。

(胡老爷、李奇同挖门进，李保童注视李奇。)

李保童 (白) 叫他脸朝外跪。
 胡老爷 (白) 脸朝外跪。
 启大人：当堂有刑。

李保童 (白) 松刑。
 胡老爷 (白) 是。
 松刑。

(禁卒松刑，持手拷下。)

李保童 (白) 啊，老犯人，你不要害怕，有何冤枉，慢慢讲来，本院开脱与你。
 李奇 (白) 是。大人容禀。
 (唱) 进察院吓哈吓，

(四龙套同喝。李奇被吓坐地。)

李奇 (唱) 吓得我魂魄散。
 李保童 (白) 免去呼威，容他慢慢讲来。
 胡老爷 (白) 是。
 李奇，照我的口供往上回，啊！

李奇 (白) 是。
 (李奇跪。)

李保童 (白) 慢慢讲来。
 李奇 (唱) 也不知何人与我把冤伸？
 红日当头总有报，
 钢刀不杀无罪人。
 (白) 老犯人李奇，西凉贩马，四川发卖，回得家来，不见一双儿女，拷问仆女春华。春华惧怕杨氏，不敢实说，只得在后庭院悬梁自尽。不想那杨氏私通地方田旺，将我的家产，买通上下衙门，哪、哪、哪，就是这位胡老爷受贿，将老犯人屈打成招。啊呀大人吓！老犯人岂是主逼仆命吓？
 (唱) 主逼仆命要抵偿，
 望求大人细查详。

李保童 (白) 哼，这都是前任问官断定，日后查明此案，一齐问罪！
 (李保童拍惊堂木。)

胡老爷 (白) 啊呀且住！大人言道，日后查明此案，一齐问罪。想我偌大年纪，还受这一刀之苦？这、这、这……

(〔水声〕。)

胡老爷 (白) 有了！堂口有口井，不免投井一死，落个全尸。
 列位，就说胡老爷投井了！

(胡老爷下。)

门子 (白) 启大人：胡老爷投井。
 李奇 (白) 啊呀大人吓！胡老爷投井而死，可见老犯人实是冤枉的了！
 (唱) 胡老爷投井自尽身，
 实情冤枉老犯人。

李保童 (夹白) 掩门。
 (〔吹打〕。闭二道幕。李保童拉李奇同走小圆场至后堂。〔吹打〕收。李保童在大边，向小边的李奇跪。)

李奇 (白) 吓大人，这是什么缘故吓？
 (李奇跪，被李保童扶住。)

李保童 (白) 爹爹不要害怕，孩儿保童在此。
 李奇 (白) 吓，你就是保童？
 李保童 (白) 保童。
 李奇 (白) 李泰？
 李保童 (白) 李泰。
 李奇 (白) 儿吓！儿吓！
 李保童 (白) 爹爹吓！
 李奇 (唱) 我只说父子不能重相见，
 又谁知在察院喜相逢。

(李奇用眼打量李保童。)

李奇 (唱) 你在此享荣华受富贵,
也不知你那姐姐——
(李奇右手指外, 身体转向李保童。)

李奇 (唱) 身落在何方。
(李奇摊右手向外。)

李保童 (白) 吓, 爹爹, 桂枝姐已先在此了。
李奇 (白) 吖, 桂枝儿也在此了? 快快唤她出来!
李保童 (白) 是。
姐姐有请!

(李桂枝自下场门上。)

李桂枝 (白) 兄弟。
李保童 (白) 爹爹来了。
李桂枝 (白) 爹爹在哪里? 爹爹在哪里? 哎呀爹爹吓!
(李桂枝内折袖与李奇搭臂, 李保童转至小边。)

李奇 (白) 哎呀儿吓!
(唱) 啊呀含冤的儿吓!
(李奇与李桂枝大边、小边易位。)

李奇 (唱) 哭一声桂枝小女, 啊呀儿啊!
(赵宠换蓝官衣自下场门上, 与李奇相碰, 彼此打背拱。)

李奇 (白) 吓?
(唱) 这一位官长他是何人?
(〔雅笛〕。)

李保童 (白) 啊爹爹。这是褒城县令, 是孩儿的姐夫。
李奇 (白) 为父的与他什么相称?
李保童 (白) 叫他一声赵姑老爷。
李奇 (白) 叫得的?
李保童 (白) 叫得的。
李奇 (白) 吓, 赵……

李保童、
李桂枝 (同白) 爹爹为何不叫?
李奇 (白) 只怕叫不得。
李保童 (白) 叫得的。
李奇 (白) 吖, 叫得的? 如此待我来叫。
喂! 那旁来的敢是赵姑老爷?

赵宠 (白) 不敢, 岳父老大人!
李奇 (白) 啊呀不敢吓, 不不不不不敢!
(〔雅笛〕收。)

李奇 (唱) 你是我一县之主, 父母老大人吓!
赵宠 (白) 不敢, 岳父老大人。
李奇 (白) 吓贤婿, 我家的事都瞒不过你吓。
赵宠 (白) 小婿——尽知。
李奇 (唱) 哪、哪、哪, 被他害得来一家骨肉东逃西散……
(〔雅笛〕。)

李保童、
赵宠、
李桂枝 (同白) 啊, 爹爹如今是团圆的了。
李奇 (白) 暖!
(〔雅笛〕收。)

李奇 (唱) 只怕是相逢在梦中。
李保童、
李桂枝、
赵宠 (同白) 红日当头。不是做梦。
李奇 (白) 不是做梦, 这就好了!

李保童、
李桂枝、
赵宠 (同白) 吓(爹爹) (爹爹) (岳父) 请上, 受我等大礼参拜。
李奇 (白) 慢来慢来, 你们与我拿住二贼, 报仇雪恨, 比拜为父胜强干倍。
李保童 (白) 孩儿已命人前去捉拿二贼, 谅他飞之不远。
赵宠 (白) 是吓, 逃之不脱。
李奇 (白) 如此你们一定要拜?
李保童、
李桂枝、
赵宠 (同白) 一定要拜。
李奇 (白) 如此, 你们就拜、拜、拜哟!
(李保童、李桂枝、赵宠同向李奇跪拜。)
李保童、
李桂枝、
赵宠 (同白) 爹爹请至后堂更衣。
(李奇由李保童、李桂枝、赵宠同扶至下场口, 李奇下。李保童、李桂枝、赵宠同折返, 赵宠至小边。)
李保童 (唱) 喜只喜,
(李保童居中向观众喜形于色。)
李保童 (唱) 乌纱锦衣,
李桂枝 (唱) 喜只喜骨肉相依。
(李桂枝双手内折袖胸前相抱。)
赵宠 (唱) 慢说世间无公道,
李保童、
李桂枝、
赵宠 (同唱) 只争来早与来迟。
(李奇换巾、帔上。)
李奇 (唱) 这才是拨开云雾重见天。
(【雅笛】。)
李奇 (白) 吓儿吓, 有公道?
李保童、
李桂枝 (同白) 有公道。
李奇 (白) 贤婿, 有是非?
赵宠 (白) 有是非。
李奇 (白) 有公道, 有是非, 吓, 哈哈……
(李奇高兴大笑, 险些闪腰, 李保童、李桂枝、赵宠同扶住。)
李保童、
李桂枝、
赵宠 (同白) 小心了。
李奇 (白) 不妨嘎!
(【雅笛】收。)
李保童、
李桂枝、
李奇、
赵宠 (同唱) 一家骨肉庆团圆。
李奇 (白) 正是:
(念) 人亏理不亏,
李保童 (念) 今朝辨是非。
赵宠 (念) 不信抬头看,
李桂枝 (白) 吓爹爹!
(念) 红日正光辉。
李奇 (白) 好个红日正光辉。你们大家随我来。
(笑) 哈哈……
(李桂枝扶李奇同下。)

赵宠 (白) 大人! 先请。
 李保童 (白) 姐夫, 我和你如今乃是骨肉至亲, 不要如此称呼。
 赵宠 (白) 如此卑职斗胆了。吓, 大舅!
 保童 (白) 姐夫!
 (赵宠挽李保童手。)
 赵宠 (白) 随我来!
 (李保童、赵宠同笑下。〔唢呐尾声〕。)
 (完)

(1)后面几句按照唱词作虚拟动作。

(2)此段唱词指点比划叙述内容, 动作出乎内心, 不必刻板规定。

(3)重复前一动作装嗔怒, 随即转为笑脸。“咳”字是个象声字, 形容马的鸣声, 实际上这里有点像“马打鼻儿”的声音, 它需要闭住双唇, 使气流从鼻腔中冲出, 而且有较大的音量, 这是一种技巧, 是前辈艺人的四房活, 俞振飞当年向程继先学习, 曾花了一定的精力才练出这样一招, 表示假装生气又自己忍俊不禁的笑法。

(4)同前一组动作一样, 只是搭臂、擦泪的位置可以与前相反避免雷同。

(5)这是一段组合动作, “判断民情”四字右手自右向左平按四下, 在“哪!”字上向李桂枝拂袖, 连接左手理右袖端至胸前, 左右微动。念毕, 又向李桂枝轻投袖。

(6)李保童念白时, 李桂枝解衣褪出海膏双袖。

(7)此段是相当精采的夸张表演。舞台气氛强烈, 表现了赵宠因妻子被按院大人拉入后衙, 而焦急得无所措手足的心情。除了运用特殊的语音处理以外, 形体动作的舞蹈性较强, 需要用较多的文字来表述, 为此专门注明:

赵宠(内白)“啊呀!”(赵宠低歪地带着纱帽, 提起一角官衣挂在玉带上, 双手频摊, 步趋踉跄地出场走向台口到下场门。)

“啊呀夫”(左手执右袖, 右手食指伸直, 随着向内窥视, 右手指向身后, 表示小心翼翼。转身向外, 念出“夫”字立即掩口。然后绕至上场门, 以同样心情, 做相反的动作。再走至台口念“啊呀且住! 方、方、方才我家夫人前来告状。怎么只、只、只见其入, 不、不、不、不见其出。”双手食指随着“只、只、只”作波浪形移动, 然后两食指绕圈向里指, 〔小锣〕配合一指的动作。“不、不、不”时, 双掌作波浪形向外移动, 接着两掌反绕圈向外一摊, 动作亦与〔小锣〕相配。)

“被大人一把”(双手内折袖一抓。“扯入后衙去了”。“后”字的发音要甩动两腮, 使“后”字又夸张, 又含糊不清。)

“这是什么缘故吓? 啊呀呀呀! 哎!”(用力投袖, 以示决心。)

“拼着我这小小前程不要, 我要前去闯”(左手伸臂, 食指高举, 抬起左腿, 好像要以身相拼的样子。被从下场门上场的胡老爷拦住, 再里翻, “我要前去闯”。又被拦住, 再外翻, 两人匆忙间, 以头相碰, 配上堂鼓一击。)

(8)与前面动作相同。